

心香一瓣

# 陌上花开

惠军明

暮春的江南总在下雨。檐角垂落的雨帘被风吹得碎乱，青石板上浮动的油纸伞忽近忽远，像一尾尾游动的红鲤。卖花的老妪挎着竹篮穿巷而过，栀子与白玉兰的清香纠缠着水汽，在湿润的空气里织成一张温柔的网络。

巷口那株老梅树又开花了。虬曲的枝干托着疏密有致花朵，粉白的花瓣沾着夜露，像是天边褪色的云霞跌落在人间。我常坐在廊下的藤椅上发呆，看细碎的光影在花枝间跳跃，恍惚间仿佛看见那个撑着油纸伞的身影，正沿着青石板路款款而来。

“陌上花开，缓缓归矣。”吴越王钱镠写给夫人的信箋穿越千年光阴，依然带着江南春日的温度。那时候的马车慢，驿道长，一封家书要等半个月才能送达。所幸有满径的鲜花作伴，有檐角垂落的雨帘为证，连等待都成了诗意的修行。

如今的巷弄依旧幽深，只是青石板换成了水泥路。快递车的喇叭声惊飞了屋檐下的麻雀，外卖骑手的身影在楼宇间穿梭如织。手机屏幕上跳动的消息提醒，像永不停歇的雨点，将

人们困在信息的漩涡中。我们追逐着秒针划过的轨迹，却忘了停下来倾听一朵花开的声音。

茶馆的老板阿婆总说：“现在的年轻人啊，连喝茶都要盯着手机。”她守着八仙桌上的紫砂壶二十年，看惯了形形色色的客人。有人急匆匆地冲进来点单，又匆匆离开，连茶香都没来得及沾染衣襟；也有人坐在窗边消磨半日，听檐下雨滴敲打天井，任凭时光在茶汤里慢慢沉淀。阿婆说后一种人最懂茶道，因为只有慢下来，才能尝出茶汤里浮沉的人间百味。

城南有座老宅，院子里种着几株百年海棠。每到暮春时节，花瓣纷纷扬扬落在雕花窗棂上，仿佛给老宅每天清晨都会提着竹篮，把新摘的花瓣夹在书页间。他说这些花瓣会记住阳光的温度，等到冬天翻开书页时，就能尝到整个秋天的甜香。

地铁站口卖莲蓬的老汉不知换了几个，但那个支着竹棚、挂着“现剥

莲子”招牌的位置始终没变。有次晚高峰我特意绕道过去，看他用布满茧子的手剥开青绿的莲蓬，雪白的莲子整齐整齐躺在荷叶上。他动作很慢，仿佛在拆解一件精巧的手工艺品。我问他为什么不叫外卖配送，他笑着说：“莲子要现剥才新鲜，急不得。”说完往我手里塞了把莲子，指尖还沾着荷塘的湿润。

上周带孩子去公园玩，看见有个老爷爷在地上画粉笔画。他蹲在地上勾勒蒲公英的绒毛，连吹散的花絮都画得细致入微。孩子们围在他身边叽叽喳喳，他却浑然不觉，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直到夕阳西下，地上铺满了金灿灿的蒲公英，老人才抬起头笑了笑。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有些美好注定要慢下来才能遇见。

暮春的风掠过巷口的桃花林，卷起几片花瓣贴在粉墙上。我伸手接住一片飘落的花瓣，指腹沾染了春天的颜色。远处传来悠扬的二胡声，拉的是《茉莉花》，调子有些跑调却格外动听。卖花的老妪推着自行车从转角出现，竹篮里新折的白玉兰正微微颤动，像是怕惊扰了这

份宁静。

在这个什么都快的时代，或许我们都该学会做一朵慢慢开的花。不必急着在春天绽放，不必追赶别人的节拍生长。你看那墙角的苔藓，一岁一枯荣，却自有它的年轮；你看那屋檐下的蜗牛，背着螺旋的小屋缓缓爬行，却留下了独特的痕迹。生命最动人的姿态，往往藏在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慢镜头里。

巷子深处的老邮筒依然屹立着，绿色的漆面泛着岁月的痕迹。虽然现在写信的人越来越少，但偶尔仍有手写的信笺投入邮筒中。那些带着墨香的文字会在某个午后送达，收信人拆开信封时，或许能闻到写信那天的风铃草香。这多像一场跨越时空的约定，慢得足够让思念生根发芽，长成漫山遍野的花。

暮色渐浓时，卖栀子花的姑娘推着单车走了过来。她穿着浅青色的布衫，发间别着朵栀子花，清甜的香气随着晚风飘散。我买下一串白玉兰，别在衣襟上。转身时听见身后传来熟悉脚步声，混合着栀子与玉兰的芬芳，原来春天真的回来了。

生活感悟

# 心中的围城

张雪晴

周末和先生观看《哪吒2》，情绪难平。

哪吒、敖丙、申公豹出身于妖魔界，性格迥异，心中却怀着共同梦想——踏入昆仑玉虚宫，那座被世人视为至高无上、超脱凡尘的圣地。

这不仅仅是一个修炼的场所，更是他们心中理想的乌托邦，一个能够让他们摆脱妖魔身份，获得世人尊重与敬仰的地方。然而，当梦想的大门终于向他们敞开，当他们踏入那片传说中的圣地，却发现一切并非如想象中那般美好。

昆仑玉虚宫，原来也是他们心中一座的“围城”。在这里，等级森严，规矩繁多，每一个修行者都背负着难以言说的压力与孤独。曾经以为的纯净与超脱，在现实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申公豹，寒窗苦修五百年，终于跻身仙界玉虚宫。然而，即便入了仙界，他依旧勤勉不辍。影片中，申公豹受敖光之托困守陈塘关，他仍不忘抽空修炼。即便陪练们已疲惫不堪，他仍精神抖擞，坚称“修炼之事，怎可懈怠？我不喊停，就别停！”

面对世俗的诱惑，他婉拒李靖夫妇的饮酒邀请，称修行之路需剪情欲则神全。然而，即便如此，跻身十二金仙之列，于他而言，始终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他渐渐在十二金仙的琉璃座次间，读懂了昆仑山巅最古老的箴语：所谓超脱，不过是更精致的牢笼。

在玉虚宫中，他虽过得不如意，但在弟弟面前，他仍假装自己是那个无所不能的哥哥。他将苦修得来的六颗仙丹慷慨相赠，炫耀道：“一颗仙

丹可抵十年修为。”弟弟眼中闪烁着星光，与哥哥说：“哥哥，爹知道你进入阐教，每天就像吃了大补丸似的倍儿精神，你是我们的骄傲”。这一幕，仿佛一面镜子，映照出现实生活中无数人的影子。

当年少的我们踩着风火轮撞碎南天门的金箍，忽然惊觉我们何尝不是在自己的乾坤圈里挣扎。弟弟一直羡慕我的工作体面，便努力跨专业与我同校，几经周折，身心俱疲。

想起弟弟考前自习室的窗棂上，那片昏黄不堪的银杏叶上镌刻着“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壮志豪言，那些资料用荧光笔标注的“重点突破区”，多像嵌在东海龙宫绘制的阵法图——我们都曾在某个深夜，将准考证幻化为混天绫，把模拟卷错题化作太乙真人的炼丹炉。

我总能见他眼底跳跃着与我当年如出一辙的火焰——那种以为只要翻过城墙就能触摸到云端的星辰。

只是，我们隔着城墙互相眺望，却都忘了月光照在城墙内外时，投下的银辉同样温柔。

日光之下无新事，生活处处是围城。然而，围城是人生的围城，却不是人生的围城，世间从未有那座“城”能彻底困住一个人，真正将你禁锢在方寸之间，动弹不得，从来都是自己，心若自由，身无所缚，只要我们坚持走正确的道路，定会坦然地打破内心的围城。

世间万象

# 误读的“癌”

钱续坤

会议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之中，坐在第八排的县文联主席张善卿认真地做着笔记。突然，裤袋里的手机急促地振动起来，张善卿顺手摸出一看，竟然是自己的帮扶户叶向东打来的。

手机上显示的时间是10点不到，叶向东此时打来电话，肯定是有特殊的事情。张善卿马虎不得，先将来电摁停，然后悄悄地退出了会场。

在会场外僻静的一隅，张善卿将手机赶紧回拨了过去，没想到对方传来了哽咽的声音：“张主席，不好了，我上次体检查出了癌症，活不了多久啦！”

“什么？癌症！”张善卿非常诧异。因为叶向东的家庭与身体情况，他在这两年最清楚不过了。

叶向东与自己同年出生，只不过小了月份。他这人50多岁，之所以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主要是因为12年前的一场车祸，导致双腿和手部有点残疾。身强力壮遭此横祸，他从此自暴自弃，萎靡不振，结果不仅使得妻子带着女儿离开了家庭，而且养成了好吃懒做的恶习，全靠政府救济和村民资助艰难度日。

“向东，你别急！别急！我正在开会，会后我马上赶过去！”张善卿一边安抚着叶向东的情绪，一边急忙向会场走去。

叶向东的家距离县城有两个小时的车程，张善卿空着肚子抵达目的地时，快接近下午一点。大门是半开着的，门外就能听见时断时续的“哎哟”声。

进得室内，里面还像往常一样静谧。叶向东斜躺在床上，嘴里虽然哼哼着，但是气色并不是很差；倒是那淡绿色的体检报告摊放在案头，似乎被翻看多次。

简单地问候了几句，张善卿拿起体

检报告认真地看了起来。上面的数字及符号对于他这一介文人来说，显然是不可捉摸的“天书”；最让他琢磨不透的，是报告后面手写的一行文字——那行文字用“龙飞凤舞”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这位医生的狂草水平还真不赖，要是加入书法家协会，也许真有点造诣。张善卿心里在默默地想，嘴里却在小声念叨：“疑……患……x……症，建……议……手……术……！”

“张主席，你别念了，我把那报告已经翻看了好多遍，那是‘癌’字，绝对是‘癌’字！我得了癌症，没得救了！我没法活了！”叶向东的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先别妄下结论，即使是癌症也不可怕，现在科学这么发达，大多数病是能够治好的；况且你曾经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政府不会不管的！”张善卿在努力安慰叶向东的同时，眼睛始终盯在体检报告单的那个字上。

“这到底是什么字呢？真的有点像‘癌’字？如果患有癌症，也应该注明是肺癌，是肝癌，还是肠癌呀？这位医生也是太不负责了！难怪百姓对医院颇有微词。不行，我得找到这位医生问问，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张善卿打定主意，很快通过在县医院工作的同学，找到了普外科的这名王姓医生，并用手机拍了体检报告的图片，通过微信发了过去。结果很快得到答复，原来这八个字为：“疑患癌症，建议手术！”张善卿愕然不动了三四秒钟，继而与叶向东对视而笑起来：“这‘癌’字与‘癌’字虽然形似，结果却是天壤之别，真的可能吓死人呀！”

在返程的路上，张善卿不忘幽默了王医生一回，通过微信发了一条信息：“诚挚欢迎您申请加入县书法家协会！”

岁月留痕

# 墙

王 辉

一面斑驳陆离的断墙，不知经过了多少风雨的剥蚀。墙的四周杂草丛生，乱石磷峋，积水成潭。村里的留守小孩没有别的地方去，便经常来这儿玩耍。他们捉昆虫、翻墙头、玩打仗，非常快乐。

有一天，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经过村里，他对着这面断墙看了许久，还拍了许多照片。孩子们很好奇，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陌生人，远远地望着他。有一个大胆的男孩走近了，问：“你从哪里来？”

年轻人说：“我从城里来。”

男孩眼睛一亮，忙问：“那你认识我的爸爸和妈妈吗？他们也在城里工作。”

“你的爸爸和妈妈叫什么名字？他们在城里做什么？”

“我爸爸叫张宝强，我妈妈叫陈淑芬，他们在城里盖房子。我想请你捎个信，让他们早点回家。”

年轻人笑了起来，说：“城市那么大，盖房子的人很多，我哪能都认识？”

男孩显得很失望，嘟着小嘴，喃喃地说：“爸爸和妈妈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我和奶奶天天想他们。”这时候，其他孩子也纷纷附和：“我也天天想我的爸爸和妈妈，他们也在城里盖房子。”

年轻人望着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心里一时五味杂陈。他说：“你们多大了？”

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回答，有的说七岁了，有的说八岁了，还有的说九岁了。

年轻人又问：“你们上学了吗？”

孩子们一个个摇摇头。

年轻人问：“为什么不去上学？”

孩子们说：“村里没有学校。”

年轻人问：“你们想不想上学？”

孩子们异口同声说：“想！”

年轻人说：“为什么想上学？”

孩子们说：“上学可以学本领。”

年轻人笑了，问：“学了本领，你们最想干的一件事是什么？”

孩子们脱口而出：“盖房子。”孩子们又补充说：“要盖世界上最漂亮的房子。”

年轻人一愣：“为什么？”

孩子们齐声回答：“盖了房子好上学。”

男子沉默了许久，然后默默离开了。

过一些日子，来了一些人把那面断墙彻底推倒、铲平了，他们说要在盖房子。

房子很快盖好了，还挂起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希望小学”四个大字。老师和校长都是同一个人，就是那位年轻人。

孩子们欢天喜地，说：“这就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房子。”

从此，小小的山村，每天回荡起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和欢笑声。这里成了孩子们真正的乐园。



老宅印象 王惠芬 摄



制陶 张何 摄

凡尘一瞥

# 小巷人家

宋 扬

小巷里，10号住家户门口的那位老婆婆看我的眼神很温柔。她是一个很老很老的老人了。她家门口有一棵柚子树，树也给人很老的感觉，不仔细找，根本看不出竟然有一个比拳头大不了多少的柚子像旧铃铛一样藏在树叶中。

那天，我从她家门口路过时，老人正摇摇晃晃地试图把一根藤编圈椅挪过去靠在柚子树上。那天的天气很好，深秋的暖阳明晃晃挂在天上，阳光密密地从稀疏的树叶间穿过。估计，她难得到门外晒太阳一次，每走一步，她的双腿都左右颤抖，像在筛糠。她终于靠上去了，她用两手紧紧抓住圈椅的扶手，再把身子慢慢放进圈椅里。然后，她也看见了我。她见我在看她，咧开嘴，露出两排稀疏的牙齿。我问她：“婆婆，你有90岁没有？”她比出三根手指头，嘴里说着什么。我以为她说的是93岁，“93了啊！”“还有三年，90！”看来，她比她的实际年龄更显衰老。紧接着，她也问我一句，像一种有来有往的礼节：“小伙子，结婚了没有？”我哈哈一笑，说娃儿都上高中了。她满意地看着我：“好福气啊！好福气！”说这话时，阳光打在那棵图腾似的柚子树上，也打在她微笑的脸上。不问吃了吗，不

人生百味

# 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

王 霞

文学，在企业报纸上也总会有他激扬的文字。

在工作中，勤劳能干的嫂子对刻苦钻研业务技术的表哥一见钟情，在车间主任的牵线搭桥下，两人喜结连理，并且生育了一双儿女。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表哥兢兢业业工作，公司“劳动模范”“先进标兵”等荣誉证书贴满了半壁墙。总以为脚踏实地往前奔的表哥迎来了幸福生活的敲门，却事与愿违。在他不惑之年，企业倒闭了。

表哥面对正在考研的女儿，刚刚踏入校门的儿子，还有每天各种各样的花销，无形的压力让表哥身心俱疲。母亲说，那天看到

表哥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烟头洒了一地，胡子拉碴，眼神颓废。年近七十岁的母亲虽然无能为力，但心疼她这个命不济的外甥呀。

生活让气喘吁吁的表哥快马加鞭，甚至走慢了都不能允许，而他枕边脱落扉页的书籍也蒙了生活的尘埃。表哥并非有条不紊地安排自己的工作，像旋转的陀螺一般。每天早上披星戴月地开启第一份工作，运送腐烂的垃圾，对于不能移动的转向灯，他连推带拽地移动到车前；当太阳掠过树梢时，表哥已经攥着一块馒头，啃一口咸菜走在去家具厂的路上。家具厂的活计让人闻风丧胆，十人上

岗有九人选择辞职不干。中午60分钟的黄金时间对表哥太重要了，呼呼大睡之后，又扛起矿泉水桶挨家挨户送货。每一项超负荷的体力工作都让人望而却步，但是表哥只能咬紧牙关往前挺。

我没有看到表哥扛着笨重的家具，一步一步艰难挪动的情境，但每次在电视上看到搬运工低垂着头，两腿用力站稳，小腿力不心地抖动，汗珠子掉在地上摔成八瓣，我便不由自主地想起表哥。想起他弯曲变形的双手，想起他青筋突起的臂膀，想起他被生活压弯的腰身，想起他一声叹息后的坚韧，每想一次，我的心便痉挛许久。

表哥说不出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这有哲理的话，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已经丢掉了相伴已久的文字梦。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成长”两个字连偏旁都没有，只能靠自己。我想起了，在瓦砾下一棵杂草无章的草。它挂着露珠，迎着朝阳，扭动着身体努力向上生长，像极了我的表哥。